

崖畔上两朵爱情之花 (报告文学)

胡子童

这里没有江南的青山绿水，也没有都市的十里繁华，有的只是厚实的黄土和丰富的煤层。漆水河缓缓地流淌，象轻歌曼舞的少女，投进黄河的怀抱。铜川车站座落在漆水河畔。在这个车站，有姐妹俩，她们将纯洁的爱情献给了两名因工伤残的铁路青年。陕北高原那曲“崖畔上开花，崖畔上红……”的爱情之歌，八十年代又以清新隽永的旋律，萦绕在这片黄土地上……

春兰之秀

姐姐叫王国兰，是铜川南站运转车间的车号员。

十年前，这位端庄秀丽的姑娘和本站调车员于西湖相爱了。一九七六年十一月，于西湖调车作业失去了左臂，静静地躺在铜川矿务局医院的病房里。三天，度日如年啊！守候在病床前的她，是在泪水中度过的。她望着小于左边空空的袖管，流泪；她听见小于在昏迷中的呻吟，流泪；她面对看望小于的领导和同志，流泪；她倒在父母的怀抱里，流泪……于西湖终于醒了，然而，她却强颜欢笑。笑，象往常一样的笑，不能落泪，因为泪水是咸的，洒在小于心上，他会疼的。病人的心，比什么都脆弱，他需要的是抚慰。因而，她用一颗少女的温柔的心去温暖另一颗已遭霜打的心。多少个日日夜夜，她守

了。”小于固执地背过身去。“不过就少了一只胳膊么，就是两只，我也爱你！”她情切切，泪汪汪地说着。

“爱情是理解的别名。”爱情，是两颗心共同撞击的火花。1977年春，当兰花盛开的时候，他们领取了结婚证，结为伉俪。

真正的爱情能够鼓舞人，唤起他内心沉睡的力量和潜藏着才能。婚后，年轻夫妻相亲相爱，比翼双飞。小于身残志坚，工作虽然几经变换，但他干一行，专一行，被评为分局和路局的优秀团员、先进职工。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，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王国兰也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。家务事，他们相帮相依。开始，王国兰洗衣、烧饭、带孩子，天长日久，小于也渐渐学会了一套料理家务的本领，努力减轻妻子的负担。王国兰虽然担负着生活的重担，但她获得的却是鲜花和甘露，是幸福和爱情！

秋菊之佼

妹妹叫王素玲，是铜川南站劳动服务公司综合商店的服务员。

如果说姐姐是黄土地上的春兰，她就是陕北高原傲霜的秋菊！

姐姐象兰花，爱情也象兰花一样有着含泪的微笑，庄严而感人；她象菊花，爱情也象菊花一样寒香冷，好事多磨……

同一幢楼房，同一个单元，她家住二楼，他家住一楼，他叫殷延峰。一九七九年，他应征入伍。三年后复员，安排在铜川南站调车组当连接制动员。

这对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年轻人悄悄地相爱了。爱得炽热、深沉，象陕北煤炭燃烧的烈焰。黎明，黄土高原还在晨雾之中，他送她上班，沿着漆水河走；晚上，煤城笼罩起夜幕，他伴她沿着漆水河散步，谈着明天的理想，憧憬着美好的生活。她挨着他，漫步在河岸弯曲的小路上，他对她说：“莎士比亚说过‘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，真诚的爱情永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’。”

“延峰哥，再艰难的路，我们也会一起走到底。”她对他说。

啊，又一对年轻人海誓山盟的情话！谁会想到，公元一九八三年九月，果然出现了这一真实的故事，预言应验了。生活的考验，对他们未免太严峻，太无情了……

殷延峰调车作业失去了左腿。上夜班的王素玲站在柜台里，她发现车站的职工向她这里指指划划，商店里的伙伴也背着

她喃喃咕咕，她似乎意识到大家

这是中国的街道，这是中国的早晨，无数只苏醒的飞轮，从无数个简陋的单元（或许，还有油毛毡的小棚）出发，行进，汇成这举世无双的长龙。电台报时的“嘟嘟”声，指挥着这场庄严的进军。

中国的都市已抖擞精神，抢先占领东方地平线上的鱼白

以及路灯和晨星交织而成的朦胧。

黎明最先在这里降临。

一颗颗温暖的朝阳，正在中国的大地上滚动。

万里神洲，顿时燃起生机勃勃的曙红。

在说自己，她凑上去，伙伴们又不吱声地一个一个散去。她拽住一个姑娘，央求地说：“出了啥事呀？”这个姑娘一下子抱住她，声泪俱下，泣不成声地说：“你姐妹咋这么苦啊，小股让车



姐姐：王国兰

轧了啊……”这个平时很倔犟的姑娘，一下子软瘫在了伙伴的身上，一会儿哭，一会儿发呆，泪水象汨汨流淌的漆河水……

她心急如焚地向医院跑去。

站在病床前，她望着小股左下身覆盖的被子塌下去的情景，呆住了。多么希望这是一场梦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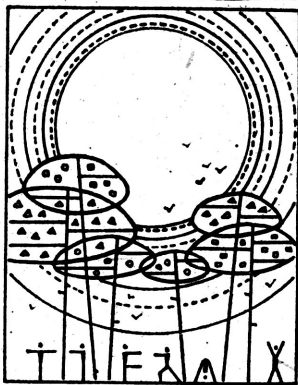
“小玲。”他的呼唤使她回到了现实中，她抽泣着，但没有哭出声。“没啥，还活着。”小股坚毅地说，似乎在安慰着姑娘，也在安慰着自己。她默默地点点头，感谢爱神把他从死神那里夺回来！

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，她恍惚地回到家。过去的一切，一夜之间“换了人间”。平日慈祥的父母，严肃地对她说：“楼下的事你少管！”她对父母态度的突然改变感到吃惊，目光迷离，眉头紧皱，百思不得其解啊……

人言，可畏的人言，象抛砖头似地向她父母砸来，“大闺女寻了个……小丫头又找了个……”

“还不是上辈子……”老人怎经得起这讥讽的摧残？憨厚善良的老人，受不了这再一次地打击，老人出于对女儿的疼爱，违心地采取了第二种措施。次日早晨，含泪将女儿送上南去的列车，欲以回避的方式斩断年轻人的爱情瓜葛。西安，华县，王素玲一去就是三个月。

爱，既非环境所能改变，亦非时间所能磨灭。她在关中，心却在铜川。“抽刀断水水更



刊头设计 汪琦

朝陽

流”。分离并没有割开她对他的怀念。鸿雁传情，她将一封封信寄到医院。然而，对于她的离去，躺在病床上的小股反而感到心情轻松。他想：“我失去了一条腿，不能耽误她呀。”他没有给她回过一封信！然而，姑娘的一封信象爱情小天使般地飞到病床前。……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啊！

雪消冰开的三月，她悄悄地回到了铜川。在车站党政工团的支持下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他们领取了结婚证书，去年“三

换稿

(小小说)

佟苏华

但得有办法，我决不会去找她。如今，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也顾不了许多了。

报社总编交代了，无论如何也得把那篇失实的稿子换下来，否则将会造成不良后果。

我赶到排字车间，将稿件压在工作台上，想跟拼版的师傅交代几句，却见车间里空荡荡的。

看门的老王头踱过来，看了我一眼，懒懒地说：“下班咧——”

“我有急事，要换稿。”

“换稿也得等工人上班哪，下午来吧！”老王头准备走了。

“不行，下午两点报纸就要压版付印，停机换稿，要耽误出报时间……”我快哭了。

“哎，哎，别急么，要不你去找找李师傅，跟她说说，或许——”老王头一边安慰我一边给我出主意。

……没法子，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她——负责我们版的拼版工人李师傅。

我和她中间有过一点儿不愉快，那是上星期的事了。报纸付印后，我发现印好的报纸版面上有一处变动了。按说，印刷厂是不能随便改动我们已经签过字的版样的。

他们这样干是不合适的。我找到印刷厂厂长，向他反映了意见。厂长听得很仔细，还拿小本本记上，直个儿地道歉。没几天便扣了李师傅的奖金。

事后，李师傅与我有过一场争执，她说她那样改动于版面安排合理，尽管是

签过字的。我还觉得即使如此，也应打个招呼。双方不欢而散。

今天又求上门去，八成是得碰回来，碰回来也得去。

太阳白花花地照着，我的心儿沉沉的。



到了，看到那幢灰色的家属楼，我仿佛看到了李师傅那张阴沉的、灰色的脸……

开门的是她丈夫，膀大腰圆的，听说我是《生活报》的，索性连门也没让进。我说明了来意，他把眼一瞪，干脆脆蹦出两个字儿“不在”，说着砰地关了门。

我却分明听见李师傅在房内嘟囔……

心内如焚，我急得围着那幢家属楼转了两个圈儿。在老太太的冰棍车前连着吃了四根冰棍，也压不下满腔的火气。一筹莫展，还是走吧，到车间去，或许能碰上哪个活雷锋愿意帮帮忙呢。

我第二次转回排字车间，却见要换上去的稿件已变成铅字，齐整整地排在工作台上。未滚过油墨的新铅字亮闪闪的，那么醒目、那么鲜亮。

我一阵欣喜。抬起头四下寻找，在铅字架中间，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李师傅。

(插图 罗宁)

八”国际妇女劳动节这一天，这对恋人，登上开往上海的104次列车。去那桃红柳绿的江南，度蜜月去了。一条不平坦的爱情之路已甩在身后。啊，这朵寒香冷的菊花，竟然在这万物复苏的春天，报与桃花一处开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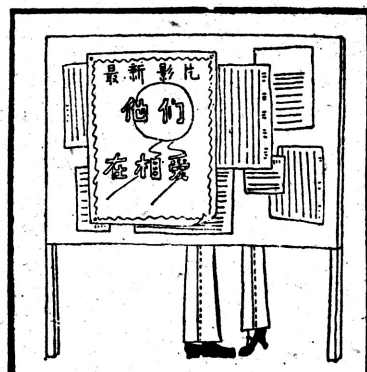
并非尾声

亲爱的同志，这篇报道对您是否会得到人生美的启示，我不得而知。然而，做为本人，是从现实生活中采摘两朵清馨的山花呈献给大家的。高原的山花，既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，也没有水仙的妩媚娇美。她自有她的美，她自有她感人的爱！

中国的早晨

宝鸡 邵文海

都市，黎明，自行车的洪流澎湃汹涌，大楼，闪闪两扇，岗亭，肃立致敬，街道，钢筋水泥筑成的峡谷，将刚冲出黑夜的浩荡，挽入怀中。洪流过处，楼落满天星斗似的铃声。这是中国的街道，这是中国的早晨，无数只苏醒的飞轮，从无数个简陋的单元（或许，还有油毛毡的小棚）出发，行进，汇成这举世无双的长龙。电台报时的“嘟嘟”声，指挥着这场庄严的进军。中国的都市已抖擞精神，抢先占领东方地平线上的鱼白以及路灯和晨星交织而成的朦胧。黎明最先在这里降临。一颗颗温暖的朝阳，正在中国的大地上滚动。万里神洲，顿时燃起生机勃勃的曙红。



无题 (幽默画) 叶东胜